

匡两

胡山源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匡

两



胡山源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罔两/胡山源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3
ISBN 978-7-5399-2801-2

I.罔… II.胡…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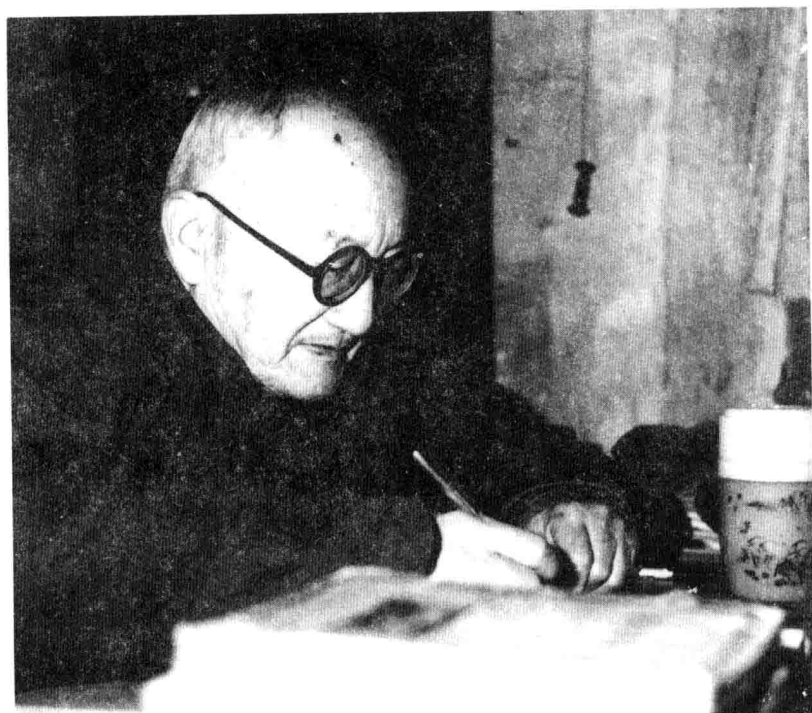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19424号

书 名	罔 两
著 者	胡山源
编 者	孙银龙
责任编辑	王宏波
责任校对	孙 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无锡市证券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毫米 1/32
印 张	13.875
字 数	31.1万
版 次	200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801-2
定 价	30.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摄于1926年冬



摄于1981年春

原生态的江南风情(代序)

孙银龙

—

长篇小说《罔两》的作者胡山源先生(1897.9.16—1988.1.1),江阴山观人。一九二三年发起“弥洒文学社”,投身新文化运动,曾主编《弥洒月刊》。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论及胡山源创办的弥洒文学社是“文学而文学的一群”,其月刊是“脱俗的文艺团体的刊物”;指出胡山源所著小说《睡》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批评胡山源的小说《樱桃花下》等。胡山源先生总结自己的一生做过三件事:“教书、做编辑、写文章。”著述、翻译、编辑了众多书稿。除部分手稿“文革”被毁,部分手稿至今尚存,已公开出版的各类作品逾千万字。由于历史的原因,胡山源先生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被冷落了三十多年,只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陆续被人关注、研究,许多重要作品也逐步“出土”。

我有幸经杨郁老师的介绍,结识了胡山源先生这位大师,

并在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之间与先生有过近四年的交往，得到了先生许多耳提面命的教诲。先生仙逝后，我就把这段青年时期美好的回忆深埋心底。二〇〇六年四月，杨郁老师在江阴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支持下，准备再版《胡山源研究》，嘱我写一篇纪念先生的文章。我遵师命撰写了《做一个有人文修养的人——追忆与胡山源先生的交往》。此文经中共江苏省委副秘书长姚晓东同志推荐，得到了《钟山风雨》杂志编辑的重视，刊登于该刊二〇〇六年第六期，并在当期“卷首语”中作了重点介绍。杨老师因此很满意，嘱我继续为胡老山源先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同年十一月，杨老师委托江阴刘荣增同志转来了先生的遗稿，长篇小说《罔两》，并希望我整理后联系出版社出版。我知道，这是胡老山源先生仅存手稿中唯一一部未全部公开发表的长篇小说。

杨郁老师将先生遗稿《罔两》交付于我整理出版，理由有三：一是我与先生熟悉，对先生有感情，当年也帮先生整理和抄写过手稿；二是我与先生是同乡，书稿中有许多老家的方言，因此我理解这部作品有天然的优势；三是老师表扬我“有点文学功底，做得来这件事”。受命以后的二〇〇七年三月八日，胡老山源先生的女儿胡高华女士给我开了一张证明，全文如下：“今证明由杨郁老师学生孙银龙出资出版我父亲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罔两》。我父亲生前得他的帮助做了‘义工’，断断续续好几年，他也得到我父亲亲切的教诲。孙银龙为纪念我父亲仙逝二十周年出版《罔两》，作为女儿的我为此觉得很感动。今证明此作出版，不收稿费，杨先生担保。胡高华。二〇〇七年三月八日。上海。”既遵师命，又有胡高华女士的证明，我应该倾全力做好这件事，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二

我拿到的《閻兩》手稿共三大本，由两部分组成。其中一本是先生的手写稿，用繁体字竖写在白版纸上，共一百七十五页，计十三万余字，其中有“目次说明”和小说的第一至第十一章；另外两大本是不知谁人的抄写稿，誊在当年“江阴县委党史办”的专用方格纸上，共四百四十八页，计十二万余字，为小说的第十二至第二十六章。抄稿部分未见先生的手写原稿，但抄稿的许多地方有先生的亲笔校改，可见先生是认可的。只是对照先生手写的“目次说明”，发现少了“跋”。其实这个“跋”已在《胡山源研究》初版刊载了。

先生手写稿的文字是可以辨认的，且字迹俊美。不过修改、插补地方的文字不太好认，应该是先生八十年代的手迹。而我最大的本事，就是辨认先生晚年的字迹。抄稿是誊在方格纸上的，抄的人字体也很好，只是其中用了许多七十年代推广，又废止不用的新版简化字，这就让我在整理、校对时增加了一些难度。因为我面临着许多手稿方言中遗存的古汉字和抄稿中走了样的简化字。所以我在分头请人打印时一再关照，看明白的打出来，不明白的统统打问号或作记号，我再用打印稿和原稿逐字校对。因此，全书中有些文字是我猜出来的，我不敢保证准确无误，但我能保证此类文字不超过千分之二。

我整理、校编《閻兩》所做的工作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抄写先生手写稿的前五章，便于自己更好地理解作品，同时将全部手稿按章复印后请许多朋友和同事打印成稿，我再以章为单位各校对三次以上。第二阶段是将校完的各章合

成完整的书稿，重编页码，然后再校三次以上，也算对全书做了前期的编辑工作。

这其中工作量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我认为抄稿中仍有一些先生自己未校出的错、漏文字，我就按自己的理解填补。如手稿中的“罔两”，抄稿中时见“枉两”、“网两”，手稿里的“岗头岗脑”（意为零碎的小块田地），抄稿中成了“绛头绛脑”，诸如抄稿中“阿云”、“阿玉”不分，“鱼阿三”误为“雷阿三”，以及标点符号的差错就明显多了一点。这些问题我尽可能结合前后各章节统一起来。二是我着重对注解做了一些修订。主要是许多方言的注音，原稿大多以“读吴音的××声”，我作为本地读者能理解，非吴语所在地的读者就难以理解，所以我尽量找普通话近音字代替；还有一些虽注了拼音，但那种注音方式与现在常用的大相径庭，所以我弃之不用，也用近音字代替。另有个别方言用字或者注“造字”，但是我翻阅字典词典也找不到出处的，就结合语言环境用我理解的乡土俗语替换。更有在抄稿的个别地方出现有注无解的，先生未发现，我也按自己的理解补写。对个别我认为望文就能生义的注，干脆连注带解地删除了。原稿共二百七十九个注解，有所增减后，现存二百九十多个注解，我大胆修订过的不下二分之一。

此外，原“目次说明”中有“年龄”（主人公老四在每个时期的年龄）一栏，由于先生将主人公的年龄仅编到第十八章，其中还缺第二、五、七、九等四章，所以现在的全书目录中就取消了这一栏。许多人建议我另换书名，我斟酌再三也不忍。另外，我自认为全书二十六章的篇幅不均衡，尤其是后几章；也曾将全书删改为二十二章，但为了忠于原著，终于放弃这个努力，否则，胆子也太大了。

三

胡老山源先生的长篇小说《罔两》，始笔于四十年代的上海，在一九四四年的《春秋》月刊(陈蝶衣主编)上连载过十万字左右，当时未载完，也未完成全书。到了七十年代，先生早就因为被打成“右派”贬回江阴老家的一段时间后，才托当时在上海卢湾区图书馆工作的袁小星同志，复印了当年连载的书稿，续写全书，完稿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但先生至八十年代还不断用颤抖的手笔亲校手稿和抄稿，并于一九八五年三月写了“跋”。这样，全书的起笔和封笔前后有四十余年的光景。

《罔两》书名取自主人公“黄板老四”的绰号，“罔两”在我老家江阴方言中意思为“强凶霸道，力大胆大的人”；而“黄板老四”又是绰号加排行的叫法。“老四”是因为主人公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黄板”是由于老四门牙宽大而突出得像门板，齿色又泛黄，所以称“黄板”，这也是江阴一带对此类人物形象的笑称。其实老四姓顾，有一个叫永才的学名，仅在本书第二十章里由书中人物王先生提起唯一的一次，全书常称之为“罔两”、“黄板”、“黄板老四”，但以称其“老四”居多。

先生晚年也与我提起过本书的写作缘由，完全是对老家生活情景的记忆和记述，可以说是真山真水真景物，真人真事真命运。由于是小说体裁，有“裁剪、渲染等加工”，就不能完全对号入座了。不过，在我这个同乡人看来其实就是家乡的那座山，那条河，那块田地，那个村落，只是有的不叫那个名字而已。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述全书，那就是：《罔两》给我们舒展了一幅江南水乡二十世纪上半叶极富吴地文化特色的原生态的历史画卷。全书以一个“不学无文”，但“健全、强壮、能

干、善良、有良心，不肯钻营发财，而又富于正义感、同情心，专打抱不平，弄到后来几乎饿死”的农民，青年直至暮年的命运为主线，折射出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人们所固有的原生态的自然风貌，所特有的原生态的人物形象，所独有的原生态的方言俚语，所拥有的原生态的作息方式，所伴有的原生态的爱恨情仇……

这固有的原生态的自然风貌，泼墨了当年江阴、常熟、无锡、上海等地组成的江南水乡。主人公生息所在的江阴东门外的礼义桥，潮涨潮落的潮河水；名称土得掉渣的池塘河滨、高地低洼；经常提起的大小方山和舞凤山、飞龙山，时常穿越的连着无锡的大运河、连着上海的苏州河；难得登临的锡山、惠山，难得身临的黄浦江外滩；还有那江南田野一条条连横的阡陌，一处处生长的稻麦，一冢冢夹杂的狗坟场乱坟场；更有那江南农村特有的一街一铺，一村一落，一户一室，一墙一院，一门一窗……那落后贫困的江南农村，也映出了凄凉的美丽。

这特有的原生态的人物形象，白描出了全书个性鲜明的众生相。挥之不去的，开口即“呃哼”、习惯于“抹一抹脸”的“黄板老四”，让你为之亲切，为之扼腕，为之动情；爱打瞌睡又特别嘴馋，最终饥饿而死的老四之母姚氏，让你爱恨不得，常怀怜悯；活蹦乱跳、喜哭无常、性格倔犟的六妹；抽着水烟，天天往返街市，过着悠闲日子的朱氏；言必常伴“润搭娘”口头禅的明生；热情又怕事的瘸手老三；偷鱼为生、常挨人打的“鱼阿三”；盘剥众人、口吃连连的顾“夜壶”；喜欢作媒的金亮婆婆；自以为是的打胎阿婆；言语不多、遭遇了瘟蚕的无奈痛楚的皮匠吉平；嫖妓“很知道检点”、终与儿子一起走上革命道路的子林……活脱脱一群群可圈可点、呼之欲出的父母儿女、兄弟姐妹、妯娌叔伯、街坊邻居的形象。

这独有的原生态的方言俚语，充盈了那个年代，那个地方人们的文化气息。一个个精当的绰号和称谓，烘托了江南人物的性格；一串串话如其人的用语，推出了江南的各业人等；一行行土语俗话，淋漓了江南的风土人情。还有那孩子们童稚的喜笑怒骂，婆媳、母女间床第用语的揶揄对骂，成年人夹杂男女性器的用语和对话……粗俗里映质朴，直白中显实在，俏皮间现鲜活，散发出原汁原味的浓郁的吴音吴韵。

这拥有的原生态的作息方式，记载了现今难觅的江南人的生活情景。几近原始的采桑、养蚕，很是落后的摇纱、织布；皮匠纳鞋的“呜呜”声，脚踏水车的“咯咯”声；看戏时候人潮涌，背纤撑篙摇船过；作殓过年忙还债，纳凉吟唱拉二胡；偷挖松根维生机，寻觅野菜度春荒；租田雇工难糊口，饥谨贫病撒人寰；屋漏偏逢暴雨冲，水淹禾苗毒日照……众多的无奈，难得的欢欣，让人读罢总是萦绕着如此的生活模样。

这伴有的原生态的爱恨情仇，交织了主人公“黄板老四”一生的际遇。早年许配了人家，婆家又无钱来抬轿的幼弟，因为与老四同居有了身孕，为了不被过门后的婆家作践而堕胎惨死；个性刚烈的云珠，因逃离凶恶的婆婆与老四相邻而滋情同居，虽有一时之欢，终不愿被抓回婆家而投河自尽；生世扑朔的阿香，由于长大后的六妹的撮合与老四完了婚，尽管过上了一段相濡以沫的日子，也因贫病交加而亡。这三个与老四有肌肤之亲的女人之死，以及其他亲友和同乡的贫苦命运，积淀在老四身上多少的无奈之爱，多少的痛彻之恨，多少的缱绻之情，多少的苍茫之仇，或唱或叹，或呼或号，或悲或鸣……

近一年，我时常沉浸于书中所描摹的这幅原生态的历史画卷里。我虽然无能力为这幅画卷写书评，但在研读书稿的过程中，我也常常泛起胡老山源先生在“跋”中的结语，“我的完成

它,并使它与世人见面,或者反映一个旧时代,对推动新时代的进步,也可以作一个参考吧!”

四

当我将自己整理、校注、初步编排的《閻兩》书稿和U盘交付出版社编审的时候,确实是如释重负,甚至比自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更感欣慰。虽然限于我的能力,书中仍有不少经不起行家推敲的问题。

在这里,我要感谢杨郁老师交付给我的这个崇高的使命,我也要感谢素未谋面的胡高华女士对我的信任和嘱托,让我有机会为胡老山源先生再做一次“义工”,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又一次沐浴了胡老山源先生对我相隔天地的教化。

我要感谢在我整理校排书稿过程中给予我帮助、支持的许多同事和朋友。他们是我当年在无锡团市委工作时的肖炜等同事,无锡星洲医药有限公司、无锡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赵云莉、陈娴、陈雅芳等同事,是他们不厌其烦地协助我打印、编排手稿和抄搞,并反复地按我的校对稿再打印、再编排。

我要感谢江苏广电总台的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朱玉华老师,是我多次电话、短信请教她时她给我的建议,促使我对书稿中方言的注音工作另起炉灶,找普通话中相近的字替代。我更感谢我的家人和我工作所在的相关公司的合作伙伴,对我分心于日常本职工作而做此事的理解和支持。我也感谢许许多多关心我整理《閻兩》书稿的朋友们,尤其是无锡青年商会的各位同仁。

我要感谢凤凰传媒出版集团的高红光先生、江苏省出版印刷物资公司的田锋先生,江苏文艺出版社的黄小初先生,凤凰

出版社的姜小青先生,无锡日报社的陆国钧先生,有了他们的帮助,才使《岡兩》一书得以出版。

最后,我要特别致谢曾经担任过毛泽东主席秘书、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前辈,感谢他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胡山源研究,感激他年届九旬应邀为《岡兩》一书的出版题赠书名。我终于完成了一个心愿:以此书的出版,纪念胡老山源先生仙逝二十周年。

我深深地感谢他们!

二〇〇七年九月

于湖滨饭店香樟园

..... CONTENTS 目录

	原生态的江南风情(代序)	1
第一章	看 田	1
第二章	大 水	23
第三章	说 亲	45
第四章	卖 桑	69
第五章	还 桑	86
第六章	车 水	114
第七章	松 根	128
第八章	兄 婚	150
第九章	看 戏	171
第十章	分 家	188
第十一章	不 平	214
第十二章	摇 船	224
第十三章	探 亲	239
第十四章	捉 奸	254
第十五章	打 胎	267

..... CONTENTS 目 录

第十六章	求 医	280
第十七章	结 合	294
第十八章	珠 沉	308
第十九章	团 圆	324
第二十章	生 活	344
第二十一章	得 病	360
第二十二章	上 城	370
第二十三章	饥 饿	379
第二十四章	香 消	390
第二十五章	佳 讯	401
第二十六章	翻 身	412
	跋	424

第一章 看 田

锄头上发出了“嚓”的一声，大概削到了一块砖头。削草的人觉得身体震动了一下，就连忙将头垂得低些，身体又俯下些，聚精会神，分外用力削着。面孔的红也增加了些，恐怕因为热吧，因为他额头上的汗，已经凝成微小的点滴了。

两片场中间的一片草地，他已经差不多削了一半。西面的场，就是他开始削着的场，要比东面的场高些，因此这中间的草地有一些斜，西端高而东端低，东西两端分接着两场边上泻水的浅沟。他削时，觉得由高而下，有些不便当，就转了身，背对了太阳，从下面向上削。

这片草地的南端是大家往来的路，路南是埋在地下的茅坑，有瓦片围绕着，北端接着人家侧厢的角墙。它一共不过几方尺，给他上下几次的削，用力挥动的削，不久，就只剩下了小块。

北端侧厢的门是向西的，但是它的南端上，却开了一个大窗，正对着这个西场。窗开在那里，这时窗内出现了一个妇人，三十三五岁的年纪，手里捧了一个水烟袋，在呼噜呼噜地吸着。

“四叔叔，你在削草泥么？”她一面吸烟，一面这样说，用着不必答而随便谈谈的口气。

“呃哼。”他像咳嗽不出来般，应了一声。他早已听见她的吸水烟声，为了要紧削，只当没听见，头也不曾抬。

东面从他的背后，又过来一个妇人，顶多三十岁，离他丈把路的时候，喊着说：“唷，四叔叔这样勤谨，大日头底下，也不歇歇！”

“呃……呃……”他又应了一下，比方才显得更加勉强，竟没有“哼”得出来。他虽然没有回头去看看，却已知道这来者是谁。不但她的声音是他所熟悉的，并且她的声音那样的高朗，清脆，婉转，为她所独有，也是他所知道的。

走来的妇人近了些，看见了窗中的妇人，就一面走过去，一面招呼着说：“大娘已经回来了么？”已走到了窗前，“街上都落市了吧？今天青柴很多吧？”立定了下来。

“已落市了，今天青柴还算多。”窗内的妇人说时，停了烟不吸，火在纸捻上烧着，发出了袅袅的青烟，“三婶娘哪里来？”

“从吉平家里来。”

“进来坐坐吧。”

“不了。”应答了两句，头一转，面向着削草的人，称赞着说，“像四叔叔这样的小伙子，实在是少有的，一些也不贪玩！”声音又变得很温柔。

“是呀，少有的。他哥哥三叔叔也很好。”

“四叔叔为什么要削草呢？不要削了，歇歇吧！”面还向着他，说到末了，就不是和窗里的妇人闲话的口气，而是对他命令式恳求了。

“草倒是削了的好。”窗里的妇人在急急地吸了一口烟后说，“草长在场上有何用！”还是想说下去。

“这几天可没有到忙头。”不听她的话，回过头来，面向着窗内，截断了说。“小伙子们还不是多在玩着，四叔叔，”头又回去了，“又何必这样忙呢！”

这会他，削草的人，没有再应声。

“这里的草是年年有的，”里面的妇人还发表她的意见，颇